

Записки охотника.

〔俄〕屠格涅夫



猎人笔记

Записки охотника.

北京燕山出版社

Записки охотника.

I512.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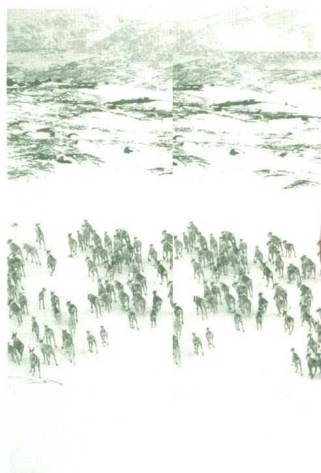
1

[俄] 屠格涅夫

猎人笔记



寒 阳 /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猎人笔记 / (俄)屠格涅夫著;寒阳译.

-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9

ISBN 7-5402-1080-X

I. 猎…

II. ①屠… ②寒…

III. 随笔-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IV. I5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4157 号

责任编辑:洪文雄

猎人笔记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1168mm 大 32 开本 10 印张 250 千字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定价:12.00 元

译 序

屠格涅夫(1818—1883)出生在俄罗斯一个贵族家庭。在19世纪俄罗斯灿若群星的文学家中,他是最早闻名西方世界的。他自幼目睹母亲专横暴虐,开始对当时俄罗斯落后的农奴制产生厌恶,以后又表示决不同农奴制妥协,并遭到沙皇政府的流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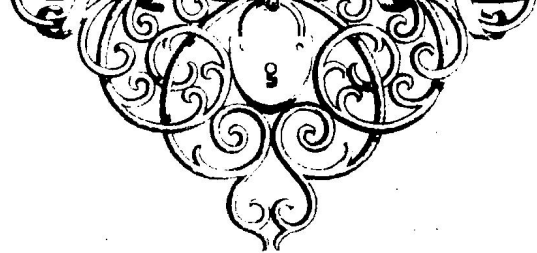
屠格涅夫早期写过一些诗歌,从1848年开始他陆续发表《猎人笔记》中的篇章,并因此成名。他在以后创作了一系列优秀的长篇小说:《罗亭》(1856)、《贵族之家》(1859)、《前夜》(1860)、《父与子》(1862)、《烟》(1867)、《处女地》(1877)。这些小说在内容上的特点是非常善于抓住生活中的新动向,生动反映了这一时期俄国社会发展变化的历史;在艺术上,这些小说结构紧密,形象鲜明,文字极为优美精炼。这些作品标志着俄国小说发展的新阶段,也为屠格涅夫在世界文学史上赢得了不朽的荣誉。

《猎人笔记》由22篇作品组成,以猎人在乡间行猎中的见闻录的形式,真挚、自然地记录下所见所闻和各种印象,给人以身临其境的生动感受。全书的篇章,体裁风格各异:有的是摄入猎人眼里的一个场面、一种景象;有的是录下一段简炼风趣的对话;有的则颇似一幅人物素描。作者以美丽的俄罗斯自然景色为烘托,讲述了一个个在农奴制统治下发生的悲剧故事:《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写流浪猎人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被践踏的青春和爱情;《莓泉》写要求减租却被老爷轰赶出门的符拉斯;《死亡》和《活尸首》写人的死亡、自然物的死亡;《且尔托波哈诺夫和聂道比斯金》写没落地主贵族的悲惨命运……刻画了地主、农奴、管家、医生、知识分子、农家孩子、磨坊主妇等众多的人物形象。如善于营生的霍尔和对大自然有高度审美感的卡里瑞奇(《霍尔和卡里瑞奇》)、无师自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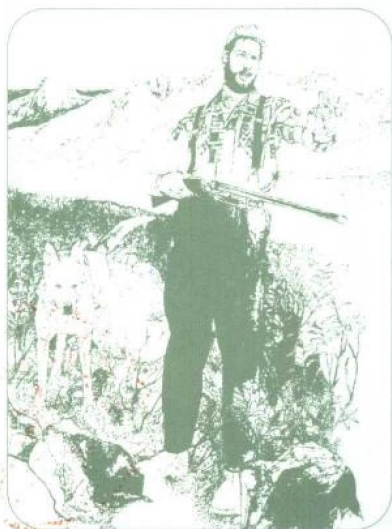
的天才歌手雅科夫(《歌手》)、与大自然有着心灵感应的“农民哲学家”卡西央(《美人梅奇河的卡西央》)等。逼真地再现了俄罗斯农奴制下外省乡村各阶层人物的生活风貌。

在《猎人笔记》中,作者从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立场出发,以敏锐的洞察力真实再现了农奴的悲惨遭遇,热情歌颂了他们勤劳勇敢、睿智崇高和纯洁善良的内心世界。同时,无情地鞭笞了地主贵族阶层的残暴、伪善和冷酷无情,将农奴主的丑恶面目暴露无遗,从而强烈抗议了农奴制度对农民的凌辱和奴役。

《猎人笔记》表现出屠格涅夫高超的艺术技巧。他把抒情诗人的特长和散文家的技巧结合起来,塑造出具有独立精神的人物形象,而且细腻真实地描绘出人物内心世界细微的活动变化。他以美妙的抒情笔触,将俄罗斯的自然风光描绘得栩栩如生,他的描写真实、准确又带有浓郁的诗意。他的作品对社会不是作那种锋芒毕露的批判,而是以洗炼的艺术家的直觉、含蓄的手法给人以启迪,这反而增加了他的作品艺术感染力。《猎人笔记》语言优美、准确、生动、自然流畅又富于音乐性。许多章节像音乐一样的节奏鲜明,朗朗上口。其中不少篇章堪称散文化小说、诗化小说的典范之作。



世界
文学
文库



Записки охотника.

目 录

译 序.....	1
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	1
莓泉	14
我的邻居拉其洛夫	24
独院地主奥夫谢尼科夫	32
李郭堡	50
白净草原	62
美人梅奇河的卡西央	86
总管.....	106
事务所.....	121
孤狼.....	139
两个地主.....	149
列别强集市.....	158
塔佳娜·鲍利索夫娜的侄子	171
死亡.....	183
歌手.....	195
幽会.....	216
希格雷县的哈姆莱特.....	224
且尔托泼哈诺夫和聂道比斯金.....	245
活尸首.....	263
车轮子响.....	277
森林与草原.....	295
霍尔和卡里瑞奇.....	303

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

……说到“守株待击”。我得解释一下。

春天的傍晚，你背上猎枪，别带狗，在树林边上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四处查看清楚，再检查一下弹筒帽，然后朝同伴使个眼色。

时间过得很快。太阳落山了，但树林里还很明亮；空气清爽而朗彻；鸟儿们在叽叽喳喳地叫着；嫩绿的草像宝石一样发出耀眼的光彩……你就在那儿等着吧。

树林里会一点点黑下来，晚霞的红光慢慢地沿着树根和树干冉冉升高，那种迷人的色调从那些差不多还没有滋出小叶的低枝，小心翼翼地移到一动不动的、仿佛是沉睡着的树梢上。……过了片刻，树梢也暗淡下来了；红色的天空变成蓝色。

这时，树林的气息便浓烈起来了，夹杂着微微的温暖的潮湿。吹过来的晚风就会奇妙地隐没在你的身边。鸟儿开始睡着了——好像不是一下子全部入睡的，因为种类不同，迟早也不相同：最早安静下来的是燕雀，过一会儿便是知更鸟，接下来的是颊白鸟。

树林里越来越暗了。树林融合成黑压压的一大块。蓝色的天空中羞羞怯怯地露出星星的眼睛，眨呀眨的。鸟儿们全都睡着了。只剩下红尾鸟和小啄木鸟还在懒洋洋地发出口哨似的鸣叫。……不过，一会儿它们也悄无声息了。于是，又一次在你的头顶上响起柳莺那亮丽的叫声。还有黄鹂，不知在什么地方凄惨地叫了一阵之后，夜莺便开始歌唱了。

你可能等得心急火燎了，忽然就在这当口儿——不过只有猎人才会了解我的话——从那深沉的寂静中传出了一种极为特殊的喀喀声和啾啾声，你会听见急促而又均匀的翅膀扇动声——这就是山鹑，它们优雅地斜着长长的嘴喙，从阴暗的白桦树后面轻松地飞翔出来，迎接你的射击了！

这就是“守株待击”。

我这次跟叶尔莫莱便是出来“守株待击”的。不过，对不起各位了，我得给你们介绍介绍叶尔莫莱这个人。

请设想一下年约四十五岁的人，身子瘦高，鼻子长得细长，额头窄窄的，有着灰色的眼睛，头发蓬乱，厚厚的嘴唇上经常带着嘲笑的神情。他这个人无论春夏秋冬，总是穿着一件德国式的黄色土布外衣，不过，腰里总是系着一根带子；下身穿着蓝色的灯笼裤，头上戴着一顶羔皮帽子，这是破落的地主高兴的时候送给他的。他腰内总背着两只袋子。一只挂在前面，巧妙地扎成两半，一半装火药，一半装散弹；另一只袋挂在后面，是装野味的。至于棉屑，叶尔莫莱是从自己头上那只万宝囊似的帽子里取出来的。

他卖了野味所得的钱，足以给自己买一个像样的弹药囊和一个背袋，但他从来也不想买这类东西，总是照老办法装他的枪。

他极其善于避免散弹和火药撒出或混杂的危险，他的手法之敏捷，往往令旁观者惊讶不已。他的枪是单筒的，装着燧石，具有“后坐”力特别大的坏脾气。所以说，叶尔莫莱的右颊常常要比左颊肿大。他究竟是怎样拿这样的枪打中猎物的呢？就连最机敏最灵巧的人也无法想像，然而，他往往是满载而归。

他还有一只猎狗，叫华列特卡，是一个极为奇怪的家伙。叶尔莫莱从来也不喂它。“我才不喂狗呢，”他明智地断言，“何况狗是聪明的动物，它自会找食物的。”事实上就是如此，尽管华列特卡的干瘦常叫过路人看了同情，但这狗照样是活得好好的，而且寿命特别长。不论它遇上什么不幸的情况，它都没有临阵脱逃，更没有半点背主而去的意思。只是在它年轻的时候，曾有过一次离家的事儿，那是为恋爱所迷惑，两天没回来，但是不久之后就没有这种傻气了。

华列特卡最值得称道的品格是：对世间一切事物的神秘，它都能做到淡然处之。……倘若现在讲的不是狗，那么我会用“悲观”来形容。它通常总是把那条短尾巴卷坐在身子底下，把眉头紧蹙在一起，时不时地颤抖着腰身，而且从来都不笑。（众所周知，狗是会笑的，而且笑得很可爱。）

它长得确实很丑，那些仆役们一闲下来，就恶狠狠地嘲骂它的长相；但是，面对这些嘲骂甚至殴打，华列特卡都能以惊人的耐性来忍受；它给厨子们带来特别的快乐：当它由于不仅是狗所独有的弱点而把馋嘴涎脸插进暖香逼人的厨房的半开着的门里去的时候，厨子们会立时放下手里的活，高声叫骂着驱赶它。

每每出猎的时候，它则显现出惊人的不知疲劳的特长，而且它的嗅觉也是格外灵敏的。但是，如果偶然追到了一只被打伤的兔子，它就巧妙而迅速地避开那个叽哩咕噜乱骂一气的叶尔莫莱，找一个绿树林下面的阴凉地儿，津津有味儿地把它吃得一干二净。

叶尔莫莱是一个与我们相邻的旧式地主家里的人。旧式地主不喜欢“鹬鸟”，而偏爱家禽。除非在特殊的日子，比如生日、命名日以及选举日，旧式地主家的厨子才备办长嘴鸟，他们往往以那种俄罗斯人在不知所措时的狂热劲儿，想出一种稀奇古怪的调味方法，让大部分客人都好奇而出神地端详饭桌上的菜，而绝不敢动手去尝一尝。

叶尔莫莱接受命令，每月给主人的厨房里送两对松鸡和鹬鸟，而主人却不管他住在哪里，靠什么度日。人们也都不找他帮忙，把他看成一无所长的人——就好像我们奥廖尔那块儿所说的“废物”。

火药和散弹当然都不发给他，完全依照他不喂他的狗的规律。

叶尔莫莱是一个很古怪的家伙：他像鸟儿一样无忧无虑，总是爱聊天儿，样子极为散漫极为拙笨。他尤其喜欢喝酒，在哪儿也住不长；走路的时候拖着两条腿，摇摇摆摆的——就这么走啊走的，一昼夜可以走大约五十俄里的路。

他平生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冒险：在沼泽地里、树上、屋顶上、桥底下过夜是常有的事儿；他不止一次地被关在阁楼里、地窖里、棚屋里，拿不上枪、找不见狗，穿不上必需的衣裤，长时间地让人毒打——然而，过不了多少日子，他又穿着衣服，背着枪、带着狗回家来了。

他的心境几乎总是宁和安闲的，但他不是个快乐的人，通常情

形下，他总是那么古古怪怪的。

叶尔莫莱爱跟好人谈天说地，特别是喝酒的时候，但并不是没完没了，总是站起身来爽爽利利地走开。“你这鬼东西去哪儿呀？深更半夜的。”“去恰普里诺。”“你到那儿去干什么呀？恰普里诺有十俄里远呢。”“到那儿去找庄稼汉索夫龙，在他家住一宿。”“就在这儿过夜吧。”“不，不了。”于是叶尔莫莱就带上他的华列特卡，走进黑夜，穿过丛林和水洼，赶往恰普里诺了。可是，到那时，庄稼汉索夫龙也许不让他走进自己的院子，甚至还可能打他一个耳光，对他骂道：“别来搅和我们清白人家。”然而，叶尔莫莱有一些巧妙的本领，没有人能比得上他：他能在春汛期间捕鱼，用手捉虾，凭感觉找寻野味招引来鹌鹑，驯养出鹞鹰，逮住那些能唱“魔笛”、“杜鹃飞渡”^①的夜莺……真可谓是各个方面的能手。但是，只有一件事他不会干，那就是训练狗，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耐性。

他也有老婆，他一星期去她那儿一次。她住在一间极坏的、半倒塌的小屋里，孤苦地勉强度日，过了今天不知明天，吃了上顿儿没下顿，就好像日子也跟她那苦命一般朝不保夕又无可奈何。

无忧无虑而且有一副好心肠的叶尔莫莱，对她老婆却残酷而粗暴。他在家时往往是装出一副威严不可侵犯的样子——所以，他那可怜的老婆总是想尽办法去讨好他，她一见丈夫那凶狠的目光，浑身就发抖，常常是拿出最后一个戈比给他买酒，当他大模大样地躺在炕上酣睡时，她总是卑躬屈膝地给他盖上自己的皮袄或者别的什么。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亲眼看到他在无意中暴露出来的一种阴险的凶暴，我极不喜欢看到他咬死那打伤的鸟时的脸上的表情。不过，叶尔莫莱在家每次呆的时间绝不超过一天以上。他一到别处，就又变成了“叶尔莫尔卡”——方圆百里之内的人们都这样称呼他；有时，他自己也这么称呼自己。

① 凡是喜爱夜莺的人都知道这些名词：这是夜莺歌声中最美妙的“曲目”。

——原注

最下等的仆人在这个流浪者的面前也会感到自己的优越。或许仅仅基于此点，他们往往对他很亲热。农民们最初都喜欢追逐他，就像捉田野里的兔子似地抓住他，但过后又放了他，因为一看他是个怪僻的人，便也就不再跟他过不去了，甚至还给他面包，慢慢地跟他聊起天儿来。

……我就是拉了这么一个人来做猎师，跟他一块到伊斯塔河岸上那一大片桦树林里去“守株待击”的。

俄罗斯的大地上，有许多河流跟伏尔加河一样，一边是山地，另一边是草地。伊斯塔河就是如此。这条窄窄的小河蜿蜒曲折，形同蛇身，整个河流没有半俄里是直直的。有的地段，从峭拔的山冈上望下来，可以看见大约十俄里流域内的堤坝、池塘、磨坊、菜园，周围都是爆竹柳和繁茂的果园。

伊斯塔河里的鱼是无以数计的，其中大头鲈最多（农民们在热天里蹲在灌木丛底下一伸手就能捉到这种鱼）。一些个子非常小巧的沙钻鸟，啾啾啾地叫着，飞过清凉的泉水，跃过峻峭的河岸。野鸭子们凫游到池塘的中央，小心翼翼地环顾着四方。那些苍鹭站立在水湾里，一动不动，峭壁下面的阴影正好遮住它们。

……我们守株待击，等了大约一小时，打了两对山鹧。因为我们打算在太阳出来之前，再来碰碰运气（早晨也可以守株待击），所以就决定去附近的磨坊里过一宿。

我俩走出树林，走下山冈来。看那河水正荡漾着深蓝色的水波。空中逐渐地弥漫开一种雾霭，浓浓地笼住万物。

我们敲响了院门，院里马上响起了几只狗的叫声。

“谁呀？”一个沙哑而迷糊的声音问我们。“猎人。让我们借宿一夜吧。”没人回答。“我们给钱还不成吗？”“我得去问问主人，……嘘，可恶的狗！……叫什么，不死一边去？！”我们能听出这个雇工走进了屋里，但没多大一会儿，他就回到门口来了。“不成，”他说道，“主人不叫你们进来。”“为什么不叫进去？”“他害怕呗，因为你们是打猎的，说不准会把磨坊给烧掉，你们身上带着弹药呢。”“真是瞎说！”“我们的磨坊前年就失过一次火了，有几个牲

畜贩子来过夜，也不知怎么搞的，他们一进来就着起火来……”“可是，老兄，我们总不能在野地里过夜呀！”“那由你们了……”他边说边进屋了，只听他那靴子踩得噔噔直响。

叶尔莫莱一口气咒骂了他好一通，最后他叹着气说道：“咱们到村子里去吧。”可是我清楚村子离这儿有两俄里路呢。……“就在这儿过夜吧，”我主张着，“咱们就在这儿吧，外边儿也凑和；给他们一点钱，磨坊主人会拿出点儿麦秸给我们铺的。”叶尔莫莱听了默然地同意了 my 意见。

于是我们再一次敲响了门。“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又传出雇工的声音，“不是说了嘛，不成！”我们把我们的意思说给他后，他就进屋跟主人商量去了，一会儿便听得主仆二人一块儿走了出来。

边门吱的一声打开了。磨坊主人露了面，他高大魁梧，面孔肥大，后脑脖颈跟公牛的一样，肚子又圆又鼓。他很干脆地答应了我提出的请求。

正好在离磨坊百步远的地方，有一个四面通风的小敞棚。他们把麦秸和干草给我们送到那儿。那个雇工在河边的草地上安放了茶炊，蹲在那里，使劲地吹着管子。……炭很快就着了，火光映照着他那张年轻的面孔。

磨坊主人跑回去叫起他的妻子，后来就主动提出，请我们到房子里过夜。我没答应，因为喜欢宿在露天。所以，磨坊主妇拿出牛奶、鸡蛋、马铃薯、面包给我们吃。茶很快就被煮沸了，于是我们就喝起茶来。

河面上升腾着水雾，漫漫扬扬的，没有一点风。秧鸡的啼叫在四野此起彼伏。水车轮子的周围发出细小的声响，这是水滴从轮子的翼翅上掉下来，通过堤坝的罅渗出来的声音。

我们就地生起一小堆火来。当叶尔莫莱在火灰里烤马铃薯的时候，我便抽空儿打了个盹儿。……不知不觉的，是轻微的细声细语，叫我醒过来。我抬头一看，发现火堆面前，在倒扣着的木桶上，坐着磨坊主妇，她正跟我的猎师聊天儿呢。

我先前就已经从她的服装、言行举止上看出她肯定是地主家

的女仆——不是农家妇女，也不会是小市民出身；但是直到现在我才得以看清她的容貌。看上去，她大约有三十岁，那张消瘦而苍白的脸仍然有几分姿色；那双忧郁的大眼睛尤其让我感到喜欢。此时此刻，她把两肘支在膝上，一只手抬起来托着脸腮。

叶尔莫莱背朝着我，他坐在那儿正向火里添着木柴。

“瑞尔图希纳又在闹牲畜传染病呢。”磨坊主妇说着，“伊凡神父家的两头母牛都病倒啦……，可怜见儿的！”

“你家的猪怎么样？”叶尔莫莱沉默了片刻之后问道。

“活着呢。”

“给我一只小猪该多好啊。”

磨坊主妇没有应声，尔后叹了一口气。

“跟你一块儿来的是谁呀？”她问。

“科斯托马罗夫的老爷。”

叶尔莫莱抓了几把枫树枝扔进火里，树枝立时齐声发出噼啪噼啪的爆响，白色的浓烟直冲向他的脸面。

“你丈夫怎么不让我们进屋里去呢？”

“他害怕。”

“嗨，这个胖子，大肚子，……亲爱的，阿丽娜·蒂莫菲叶芙娜，给我拿一杯酒喝吧！”

磨坊主妇起身而去，消失在黑暗中了。

叶尔莫莱小声地哼唱起来：

我为找情人，
靴子都磨透……

阿丽娜拿来了一个小瓶子和一只杯子。

叶尔莫莱一欠身站了起来，划了个十字，尔后一口气便喝干了酒，“好酒啊！”他赞叹道。

磨坊主妇又坐在了木桶上。

“怎么，阿丽娜·蒂莫菲叶芙娜，你现在还是常常闹病？”

“常常闹病。”

“怎么回事呢？”

“一到夜里就咳嗽，很难受。”

“老爷可能睡着了，”叶尔莫莱稍稍思索了一下说。“你千万别去看医生，阿丽娜，看了反而好不了。”

“我就是没去呀。”

“到我家来玩玩吧。”

阿丽娜低下了头。

“你来的时候，我就把我家里那个，把我那个老婆赶出去，”叶尔莫莱接着说，……“真的。”

“您还是把老爷叫醒了，叶尔莫莱·彼得罗维奇，您看看，马铃薯该烤好了。”

“让他好好地睡吧，”我那忠实的仆人淡然地说道，“他跑路跑得多了，乏了，睡得很香。”

我在干草上翻了个身儿。

叶尔莫莱站起来，走到我旁边。

“马铃薯烤好了，请您尝尝。”

我走出敞棚。磨坊主妇见了便从木桶上站起身来，想要走开。于是，我便主动跟她搭话。

“你们这磨坊租了很多年了吗？”

“从三一节租的，已经有两年了。”

“你丈夫是哪儿的人？”

阿丽娜没有听清楚我的问话。

“你丈夫是什么地方的人？”叶尔莫莱提高了嗓门，重复地问了一遍。

“是别廖夫的人。他是别廖夫的小市民。”

“你也是别廖夫人？”

“不，我是地主的人，……从前是地主的人。”

“哪个地主？”

“慈费尔科夫先生。现在我是自由身子了。”

“哪一个慈费尔科夫？”

“亚历山大·西勒契。”

“你不是他太太的丫头吗？”

“您怎么知道呀？——是的。”

我满怀同情与好奇地望了望阿丽娜。

“我认识你家老爷。”我接着说。

“您认识？”她轻声地问道，又低下头去了。

在这里，我必须告诉读者，我为什么对阿丽娜怀有如此这般的同情。

当我滞留在彼得堡时，偶然结识了慈费尔科夫先生。他拥有特别显赫的社会地位，以博学和干练闻名遐迩。他有一位夫人，长得很胖，神经异常敏感，好哭而凶狠——是一个既庸俗又顽固的女人。另外，他还有一个儿子，是一个十足的大少爷，娇生惯养而又愚蠢。

慈费尔科夫先生的长相极其平常：那张宽得几乎正方的脸上，长着一双老鼠一样的小眼睛，总是贼溜溜地偷看别人；又大又尖的鼻子朝前突出着，而且鼻孔朝天；斑白的头发剪得很短，如同鬃毛一样直立着；额上布满了皱纹，那双薄唇总是不停地歙动着，装出过于甜蜜的微笑，给人一种极不自然的笑眯眯的虚假之感。而且，慈费尔科夫先生站着的时候，总是叉开两条腿，把两只肥胖的手插在衣袋里。

有一次，我和他一道坐上马车到城郊去，我俩便谈起来。慈费尔科夫先生堪称一位老谋深算的人，借这机会，给我指点“真理之道”。

“请允许我给您指出，”最后他尖声尖气地对我说，“你们所有的青年人，对于一切事物总是不假思索地判断和解释；你们统统的不大清楚自己的祖国；先生，你们对俄罗斯并不了解，的确如此！……你们读的都是德国书。比如说现在吧，您对我谈这个，谈那个，谈到关于那个，喏，就是关于仆役的话。……很好，我没有一点异议，这一切全都很好；可是您根本不理解他们，不理解他们到

底是什么样的人。(慈费尔科夫先生大声地擤鼻涕,又嗅了嗅鼻烟。)比如说,让我给您讲一个小插曲吧,说不定能引起您的兴趣了。(慈费尔科夫先生咳嗽了一下,清了清嗓子。)

“您是知道的,我的太太是怎样一个人:比她更善良的女子,恐怕是找不到了,您总该承认吧。她的婢女们过得简直不是人间的生活,而是把天国的幸福变成了现实。……但是我的太太给自己定下了一条规则:不用已经出嫁的丫头。这的确有道理:生了孩子,忙这忙那的,这丫头怎么还能体贴地伺候夫人照料日常生活呢?她肯定顾不了这些,不把这些放在心上。这也是人之常情。

“喏,有一回我们乘车路过我们的村庄,这是哪一年来着?让我好好想想,哦,这是十五年前的事儿了。我们看见村长那儿有一个小姑娘,是他的女儿,长得挺可爱的,而且,您知道,她的言谈举止也特别讨人喜欢。我的太太就对我说:‘可可,’——您知道吗,她总是这样称呼我的,——‘我们把这个小女孩带到彼得堡去吧。’村长当下就感激涕零了;您可知道,这种幸福是他连做梦都没想到的。……那个女孩呢,当然一听这话就哭了起来,这也难怪,要离开父母,确实不好受……总之,这也不足为奇。

“没有几天,她就跟我们混熟了。最初让她住在婢女室里,当然得教养她。您说怎么样?……这女孩子显示出惊人的进步;我的太太非常偏爱她,也非常器重她,所以到后来就撇开了别的人,把她提升为贴身婢女了,……您看!……不过也得替她说句公道话:我的太太从来也没有过这样好的丫头,从来也没有过;这女孩子殷勤、谦虚而又百依百顺——简直是十全十美。可是,说老实话,我的太太也过分娇宠她,给她好衣服穿,给她跟主人一样的菜吃,还给她喝茶……真是无微不至啊。就这样她伺候我太太伺候了大约十年。

“忽然,有那么一天,请您设想一下,阿丽娜——她名叫阿丽娜——没有禀告就走进我的书房,——扑通一声给我跪下了。……这件事,我实话跟您说,我实在是无法忍受。一个人绝不能忘掉自己的身份,对不对?